



大寨人的故事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大寨人的故事

《大寨人的故事》编创组

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大寨，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倡的一面红旗。

“农业学大寨”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。大寨的道路，就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建设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。

《大寨人的故事》，是从各个侧面反映大寨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在党支部和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，从互助组、农业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各个历史时期，以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为纲，发扬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坚持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阶级敌人斗的战斗历程和英雄业绩。

故事的生活气息浓郁，语言朴实、生动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寨人的革命精神，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！

大 寨 人 的 故 事

《大寨人的故事》编创组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太原并州路7号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9.25 插页4 字数197,000

1972年9月第1版 1973年4月第2版 1973年7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120,000—300,000册

书号：10088·440 定价：0.60元

目 录

“老少组”战胜“好汉组”.....	1
办 社.....	24
牲畜折价.....	53
三战狼窝掌.....	69
雨猛青松挺.....	95
风狂红旗舞.....	126
英雄战石窝.....	167
赵小和.....	183
接鞭子.....	195
女民兵.....	206
让马车.....	219
卖谷草.....	230
新套套.....	239
大寨精神代代传.....	253
昔阳盛开大寨花.....	265
后 记.....	292

“老少组”战胜“好汉组”

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“农业学大寨”，咱贫下中农积极响应干起来！学大寨人，立大寨志，走大寨路，创大寨业，把全国农村办成大寨式的新农村！大寨人的故事有千千万，咱今天先讲一段“老少组”战胜“好汉组”的故事。

一九四六年春，山西省昔阳县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互助合作运动热潮。在离昔阳县城东南十里地的虎头山下，更是人欢马叫，热气腾腾。大寨村的两个互助组，早已在虎头山下摆开阵势，展开了激烈的两军对垒。

这两个互助组，一个叫“老少组”，一个叫“好汉组”。“老少组”总共十户人家，组长陈永贵是一个强劳动力，其余九户组员是四个年过半百的老汉，五个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娃娃，他们都是贫雇农。“老少组”虽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但个个精神饱满，意气风发。

可能有人要问，大寨村的贫雇农怎么老的就是胡子一把，小的尽是娃娃，青壮年到哪里去了？原来，大寨村的贫雇农在解放前受苦深，革命斗争性坚决，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给八路军送信，送公粮，闹“支前”，日本鬼子把大寨村看作眼中钉。一九四二年，日本鬼子疯狂扫荡，一下子杀害了村里四十多个青壮年。一九四五年昔阳县解放后，广大贫雇农翻身不

忘毛主席，幸福感谢共产党，为了打倒反动派，解放全中国，大寨村又有二十多个贫雇农子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这样一来，贫雇农的青壮年当然就少了。

“好汉组”也是十户人家，多数是富裕中农，组员年龄都在三、四十岁上下，个个身强力壮。

“好汉组”以他的农具好、牲畜好、劳力好、土地好而得名。“老少组”十户人家没有一根驴、马毛，就是以他的老老小小而起号。“好汉组”兵强马壮，农具齐崭，说战胜“老少组”是十拿九稳。“老少组”成员虽是老老小小，缺这没那，但思想好，人心齐，也说战胜“好汉组”是肯定无疑。旁观的人认为“好汉组”战胜“老少组”不算希奇；“老少组”要战胜“好汉组”要替他们捏一把汗。

那末大寨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两个互助组呢？“老少组”在劳力、畜力、土地和农具等方面都不如“好汉组”，为什么偏要与“好汉组”竞赛呢？故事还得从头说起。

组 织 起 来

大寨在解放前是一个人穷、地穷、村子穷的穷山沟，全村七百多亩土地，倒有四千八百多块。真是山高石头多，出门就爬坡，一亩土地十几块，旱、涝、风、雹灾情多。好年景，亩产也打不下七、八十斤粮食，一遇到灾害，收的粮食就寥寥无几。全村六十多户人家，百分之七十是贫雇农，常年给地主、富农扛长工，打短工。穷得：扛长工，没铺盖，卖儿女，当乞丐，有女不嫁穷大寨。一九四五年，毛主席领导的队伍解放了昔阳县，红太阳照亮了虎头山。打倒了地主、恶霸，贫雇农分得了土

地、房屋，但是，有些贫雇农由于家底薄，劳动力少，遇到天灾人祸，无力抵抗，日子仍旧过得很苦，在青黄不接的时候，不得不靠给富裕中农打短工、借债来维持生活。

党中央、毛主席发出了关于“**组织起来**”的英明指示，给解放区的贫雇农指明了前进方向，大寨村的贫雇农个个欢天喜地，热气腾腾。当时大寨村的领导人陈永贵同志，就把全部的精力放到组织互助组上了。

这天早晨，陈永贵吃过早饭，就到村公所去商量办互助组的事情。

他走到村公所，村干部也都到齐了。大家把各自的情况交换了一下，认为群众已发动得差不多了，就开始研究起互助组的组织工作来了。这时，忽然听见门口有人说：“永贵叔，我也要参加互助组！”陈永贵抬头一看，是贫农梁便良。梁便良已经十六岁了，个子长得不高，看起来好象十二、三岁。他很小母亲就死了，跟着他那个瞎眼的老父亲，在旧社会里不是给地主放牛、放羊，就是去讨吃要饭。解放了，他家分到了土地，但不能耕种，还得靠借债来维持生活。党号召组织起来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便同老爹商量，要求入组。但他老爹愁自家少劳缺力，缺这没那，如果冒冒失失地要求入组，人家不同意咋办？因此叫便良等等再说。可便良看着人家都报名入组了，心里急得慌，就瞒着他爹跑到村公所来找永贵要求入组。陈永贵见梁便良这样焦急，心里感到欢喜，却故意慢吞吞地说：“你说说，为啥要参加互助组？”梁便良十分认真地说：“响应毛主席号召，走集体化道路！”陈永贵满意地放声大笑着说：“好！算上你一个。”梁便良见批准了，高兴得连蹦带跳地跑回家，把喜讯告诉他老爹。他老爹一听高兴得合不拢嘴，嘴里不住地说：

“这下可有办法了，这下可有办法了。”

梁便良刚走，门口又有人来了。谁？老贫农贾耕云。贾耕云六十多岁，胡子一把，头发花白。旧社会夺去了他的亲人，单家独户搞生产，身体还经常有病，生活相当困难。现在村里要成立互助组，但他起先怕互助组里不要老汉，所以不敢报名，后来听说有几个老汉都入了组，他就急急忙忙地跑到村公所里来找陈永贵报名入组。陈永贵当然满口答应，贾耕云心里一块石头落地，咧着嘴，笑着回家了。

耕云老汉走后，陈永贵和村干部一合计，报名参加互助组的正好有二十户，就决定先把这二十户人家组织起来。

当天下午，大寨第一个二十户的互助组成立了。在成立大会上，陈永贵被群众推选当了组长。组长在会上又作了一番动员，组员们也在会上表了决心。他们强调互助组员要团结一条心，扭成一股劲，跟着毛主席，跟着共产党，扎扎实实做好支前工作，搞好农业生产。会议一直开到傍晚才结束。大寨村的贫雇农一直沉浸在幸福的欢乐中。

分 裂

俗话说得好：狗走千里要吃屎，狼走千里要吃人。大寨贫雇农欢天喜地庆祝互助组成立，富农分子贾用货却在一边恨得牙齿咬得咯咯响。

贾用货，四十多岁，两道扫帚眉，一双三角老鼠眼，再加上满脸的鸡皮疙瘩，活象一只癞皮狗。土改时，农会征收了他多余的土地、农具、牲畜和房屋，他恨得眼里快出血，贫雇农欢天喜地搞互助合作，好象一把刀子扎在他的心窝里，他恨哪，千

方百计妄想破坏。这时贾用货狗眼睛“骨碌碌”一转，有了，要破坏互助组，先得去找富裕中农贾志发。

富裕中农贾志发，年纪四十刚出头。在解放前，贾志发虽然有比较充足的生产条件，但上有国民党反动派的苛捐杂税，下有地主、富农的欺压，他那“发家致富”的美梦始终不能实现。解放了，这些障碍扫除了，他满以为可以舒舒展展地“发家致富”了。遇事他总要掂一掂分量，看一看轻重，便宜的事有他的份，吃亏的事，与他不相干。可是村里要成立互助组，他急得头上直冒冷汗，想参加，怕贫雇农沾了他的光，不参加吧，又怕往后雇不到短工，种不好自家的地。左思右想，拿不定主张。后来他听说参加了互助组，国家有生产贷款，他想：虽然自己不缺柴米，没短农本，但把这笔款子拿来放债，春上放一斗，秋后收二斗，岂不是做了一笔不要本钱的生意？再说，参加了互助组，只要自己见风转舵，拉上别人的劳力，替自己种地，不管饭，不管烟，比雇个长工还合算，他想到这里，抹了抹那撮八字胡子，不觉“哼哼，哈哈”地笑起来。贾志发就是抱着这种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思想参加了互助组。可是入组后，他的笑声听不见了，脑袋上又冒出了冷汗。为啥？因为他一看，参加互助组的组员，除了几个富裕中农外，绝大多数是贫雇农，他们都是缺劳少力，要这没那，年纪大的胡子一把，年纪小的还是娃娃，靠这些人能替自己种地？工具还舍不得给他们使哩！再说贷款，共产党历来是先安排最困难的贫雇农，就是轮到自己名下，还不知是一升半把？贾志发想到这里，急得又抓头皮，又是叹气，吵得他老婆、孩子都不得安宁。

正在这时候，贾志发家的门突然“吱——”地一声被推开了，贾用货象老鼠一样窜了进来。贾志发一见是他，连忙板起

脸来说：“贾用货，你深更半夜地来干什么？这儿你少来！”贾用货眨了眨老鼠眼睛，轻声地说：“志发弟，本乡本土的，何必这样认真？”贾志发说：“你是富农，和咱怎是一家人？”说完，准备撵贾用货出门。贾用货却“嘿嘿”地冷笑了几声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现在是地主没地，富农不富，只有你富裕中农有农具，有牲畜，还参加了互助组，给那些只有两只肩膀一张嘴，没有一根驴、马毛的人去使用，志发弟，你的思想真好呀！”这一句话可戳到了贾志发的痛处，他猛地站起来问：“你说的是互助组？”“嘿嘿，我不敢，我不敢……”贾志发不耐烦地说：“你有话就直说嘛，何必阴阳怪气的？”贾用货见已经抓住了贾志发的要害，于是，不等贾志发开口，就往炕上一坐，两条腿一盘，装了袋旱烟，点上火，一边抽，一边慢吞吞地说：“志发弟，我是为你着想，拿你上等的农具、牲畜、劳力去给人家使唤，人家能给你什么？”贾志发为难地说：“互助合作是共产党号召，咱不能不跟着走呀！”贾用货说：“那有什么关系，参加互助组不是要自愿互利嘛！你们几个有牲畜、有农具的在一起碰组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这才是自愿互利哩！”贾志发连忙问：“你的意思是说叫我们另外成立一个门当户对的互助组？”贾用货狡猾地笑了笑说：“我不过是随便瞎说，主意你们自己拿，嘿嘿……天不早了，我该走了。”说完，又“嘿嘿，嘿嘿”地奸笑着溜走了。

贾用货一走，贾志发的屁股上象扎了十七、八根绣花针，坐不稳，立不安，他想：对呀，拿我上等的劳力、农具、牲畜去给人家使用，人家给我的只是几个娃娃、老头，这自愿互利的“利”字在哪里？我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大丈夫要当机立断。于是，他披了件衣服，就到另外几个富裕中农家去串门子商量了。贾志发还有个喜欢自吹的习惯，凡是他认为是对的事，不

论是谁出的主意，都要拉到自己的头上，这次贾用货的鬼主意当然也算他自己的了。另外几个富裕中农本来也不是真心实意地参加互助组，现在听贾志发这么一说，当然同意。但是，有一个名叫根小的富裕中农说：“单靠咱几户富裕中农成立个互助组，名声怕不太响亮吧？要是能拉上几户有劳力的贫雇农进我们的组，拿我们的农具、牲畜去换他们的劳力，咱吃不了亏，名气又响。”贾志发一拍大腿说：“沾（行的意思），村上还有几户富裕中农没有入组，咱去把情况讲给他们听听，叫他们也参加咱们的互助组，在贫雇农中，我看陈永贵是全村的强劳力，把他拉进来，这样，咱们既有‘利’可得，又弄上个干部参加咱的组，讲起话来也响亮了。”贾志发说到这里，洋洋得意地向大家扫了一眼，然后抹了抹那撮八字胡子说：“你们看这个主意不赖吧？”根小说：“叫陈永贵也参加咱的组，能办得到吗？”贾志发不耐烦地说：“你这个人总是前怕狼，后怕虎，世界上哪有不想占便宜的人？咱们这个组成立起来了，恐怕不去请他们，他们自己也要跑上门来了。我看事不宜迟，夜长梦多，今晚咱们就分头去串串门，关于陈永贵，咱先把他的名字挂上，等他区里开完会回来再说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明天下午就碰组，大家看怎么样？”几个富裕中农都点了点头，各自回家去了。

坚 持

陈永贵到区里开会去的第三天下午，以富裕中农为主的一批劳力好、土地好、牲畜好、农具好的富户，在贾志发的策动下，另外成立了一个互助组，号称“好汉组”。十六岁的贫农梁便良知道后，气得眼睛里直冒火星，连忙去找老贫农贾耕云商

量。贾耕云还不明底细，说了声：“咱去看看”，拉了便良往外就走。

两人刚迈出门口，六十多岁的老贫农老于迎面跑来气呼呼地说：“嗨！贾志发这些人讲了话不算数，怕咱们沾了他们的光，他们伙同组外的一些富裕中农，又成立了个什么‘好汉组’，真尖滑！”贾耕云觉得问题严重，连忙说：“管他‘好汉组’还是‘懒汉组’，穷不沾富，富不帮穷，走，咱们找永贵商量去。”说完，三人就急急忙忙地朝陈永贵家里走去。可是陈永贵在区里开会还没有回来，却碰到了十四岁的喜来小，十二岁的贾承小等几个娃娃和几个胡子一把的老汉。他们也是为贾志发分裂互助组的事来找陈永贵的。一凑合，正好四个胡子一把的老汉，五个十几岁的娃娃。大家见陈永贵还没有回来，便坐在大柳树下等陈永贵回来。

等了一会儿，忽听屋后有脚步声，大家以为是陈永贵回来了，刚要迎上去，可是转身一看，却是富裕中农贾志发。

只见贾志发左手拿着一副对联，右手拿着青玉嘴、黑漆杆、白铜锅的旱烟袋，一边走，一边在“哼哼，哈哈”地笑。走到陈永贵家门口，故意用力干咳了几声，然后“嘹啦”一声，把一副对联抖开来贴在陈永贵的门上。贾耕云强忍着满腔怒火，劈头就问：“贾志发，你平白无故地在永贵门上贴对联干啥？”贾志发眨了眨眯成了一条缝的眼睛，然后得意洋洋地说：“怎么你们还不知道？这是我们成立了‘好汉组’，写的是‘互助合作，发家致富’。”梁便良一挥小拳头，虎着脸说：“不对，永贵叔说‘互助合作，发展生产’，你怎么说是‘发家致富’？”贾志发见是梁便良说的，就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发家致富就是发展生产，发展生产就是为了发家致富，这有什么两样？”“不对！”

十二岁的贾承小反驳说：“永贵叔说发展生产是为了支援前方的革命战争，也是为了将来建设社会主义，发家致富是……”梁便良连忙接着说：“发家致富是资本主义思想，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。永贵叔说咱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！”“对！咱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！”大家异口同声地说。其实，什么叫社会主义，什么叫资本主义，贾志发确实说不上来，但他认为不在这些老汉、娃娃面前露一手，显不出自己的八面威风，所以就打肿脸儿充胖子，煞有介事地说：“什么叫社会主义，什么叫资本主义，大家都没有见过，我看，归根结蒂就是……”贾志发抓了抓头皮，然后又说：“归根结蒂就是个人主义吧！”这一说，却把大伙引得捧腹大笑。耕云老汉一针见血地说：“你这个人出尔反尔，分裂互助组，就是道地的个人主义哩！”这下，使孩子们都笑出眼泪来了。贾志发弄得哭笑不得，十分尴尬地说：“这……你们笑什么，你们不能平白无故地说我分裂互助组，陈永贵也参加了咱‘好汉组’，难道他也分裂互助组吗？”“你说什么？”几个老汉同时问。贾志发说：“我说陈永贵也参加了我们的‘好汉组’，还担任了组长，你们别在这里等他了，还是拣几个门当户对的户，再去成立个互助组吧！”说完，“哼哼哈哈”地走了。

贾志发一走，几个年纪小的孩子着急地说：“永贵叔参加‘好汉组’，我们咋办？”这时只听得耕云老汉放声哈哈大笑起来。老于连忙问：“耕云哥，眼看互助组走的走，飞的飞，你还笑得出？”梁便良也跺着脚，焦急地问：“耕云大爷，你到底笑的啥意思，给咱说说嘛。”贾耕云止住了笑，认真地说：“我笑贾志发这个人真蠢，笑他们高兴得太早了，你们看永贵会丢下我们这老老小小的九户人家，去参加他们那‘好汉组’吗？”大家被

贾耕云一问，想起陈永贵的为人来。觉得陈永贵一贯为人正直刚强，处处为贫雇农着想，记得解放前有一年元宵节，闹迎灯，地主老财提出，迎灯队先到龙山，后到虎山，迎来龙虎吉星，给他们祝福，说这样做才能年年有余，岁岁发财，陈永贵对穷哥们说：“地主老财年年要咱们给他们闹迎灯，什么龙虎吉星？这全是财主们欺骗咱们的鬼话！他们作威作福，咱们受苦受难，咱才不听他的，这次偏不给他迎！”在陈永贵的带动下，这次迎灯没闹成。大家想到这里，感到陈永贵脑子里想的是贫雇农的利益，心里更踏实了。贾耕云又说：“看永贵的过去，就会知道他的现在，他不会丢下咱老老小小，他是俺贫雇农的带头人。”老于也说：“耕云哥说得对，咱贫雇农是一根藤上的苦瓜，有永贵来领导，咱们互助组有奔头哪！”大家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，陈永贵从区里开会回来了。

陈永贵年纪三十刚出头，中等身材，生就一副浑身涨满了力气的身板子，结实有力。一张四方脸，两道匀称的浓眉，一双大眼睛显得分外有精神。今天他穿一件黑色对襟棉袄，里面穿一件白布衫，腰束青色布带，头包羊肚白毛巾。嘴角上挂着一串笑容。他一边走，一边回味着区委书记在会上所讲的互助合作和建设山区的宏伟远景。越想越美，他心里一乐，跑起路来更加轻松，只见他迈开大步，“噔噔噔”地直往村里走来。

陈永贵一进村，一眼看到这些和自己同甘苦，共患难的阶级弟兄聚集在村口等候自己，不觉心里一怔，不知村里出了什么事，于是紧跨几步开口就问：“耕云叔，村里出了什么事啦？”没等贾耕云开口，梁便良连忙抢着把贾志发等一些富裕中农分裂互助组，成立“好汉组”的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，最后贾

耕云补充说：“‘好汉组’把你也算进去了。”“把我也算进去了？”陈永贵吃惊地问。“嗯，他们还要你担任‘好汉组’的组长，门上的对联就是刚才贾志发来贴的。”陈永贵一听，觉得这里面定有文章，贾志发为什么趁自己不在村里，分裂互助组？为什么还要我去担任他们“好汉组”的组长？他再朝门上一看，只见对联上写着：“互助合作，发家致富”，立刻想起区委书记报告中讲到的，在互助合作运动中要防止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，心里顿时明白了。陈永贵再看看这批老老小小，他们的亲人有的是被日本鬼子活活杀害的，有的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，奋勇杀敌在前线，他们都是一条藤上的苦瓜，是自己生死相连的阶级弟兄。他们单家独户搞生产有困难，只有响应毛主席关于“组织起来”的号召，走互助合作的道路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贫雇农是搞好互助合作的主要依靠对象。富裕中农成立“好汉组”，是他们真心实意地响应党的互助合作的号召吗？不，这是一种假象，他们是挂块互助组的招牌，暗地里仍旧要搞他们的发家致富。陈永贵想到这里，对大家说：“乡亲们，党号召我们组织起来，就是为了互相扶持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，如果把你们撇在一边，那就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，我一定和大家战斗在一起，你们九户，加上我一户，十户贫雇农团结起来，坚持到底！”“永贵叔，你不到‘好汉组’去，仍旧和我们在一个组里？”十二岁的贾承小天真地问。“是呀！”陈永贵一面说，一面装了袋旱烟，点燃后，“叭哒叭哒”地抽了几口，然后坐在一块青石上坚定地说：“没有贫农，便没有革命。若否认他们，便是否认革命。若打击他们，便是打击革命。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。”“永贵！”几个老贫农紧紧地握住了陈永贵的手，激动地说：“永贵，你这个话说得太好啦！”陈永贵

说：“大叔，这话可不是我说的。是咱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！”“是毛主席说的？”大家异口同声地问。“是呀。”陈永贵说着，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本区委书记送给他的毛主席著作单行本——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翻开书皮，一张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片展现在大家的眼前。梁便良一眼就看见了毛主席像，大声地喊着：“毛主席，毛主席！”十户贫农紧紧地靠在一起，仰望着毛主席像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。陈永贵对大伙说：“毛主席是咱们的大救星，毛主席的书是咱们贫雇农干革命的命根子，只要咱们听毛主席的话，跟共产党走，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克服！”耕云老汉从陈永贵手里恭恭敬敬地接过毛主席的书，紧紧地贴在胸口，含着激动的泪花说：“旧社会，贫雇农不值一棵草，新社会，毛主席把咱当成宝，咱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，毛主席怎么说，咱们就怎么干！”梁便良人小志不小，站起来认真地说：“对！富裕中农嫌咱们穷，可毛主席最喜欢咱贫雇农，咱们一定要把互助组办好，来报答党和毛主席对咱们的关怀！”其他几个孩子，虽然插不上嘴，但也高兴得连蹦带跳。

大家正谈得火热的时候，一阵东风吹来，把贾志发贴在门上“发家致富”的对联吹得“啪啪”响，陈永贵抬头看到这副对联，站起来大步走上去，用手“嘶啦”一声撕了下来，然后坚定地说：“要想‘发家致富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这是一条绝路、死路！咱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定了！”说完，把撕下来的对联狠狠地甩在地上，碰巧，一阵小旋风吹来，把“发家致富”的对联卷到悬崖山谷下去了。耕云老汉接着说：“永贵，他们富裕中农以土地好、劳力好、牲畜好、农具好而取名‘好汉组’，咱们的互助组虽然没有他的四好，也应该起个号才对呀！”大家一听都

觉得有理。陈永贵想了想说：“咱们的互助组最大的特点是老老小小，就叫他‘老少组’吧！”陈永贵刚说完，人群中就爆发出一阵鼓掌声。接着大家又推选了陈永贵、梁便良为“老少组”的正副组长，接着商量了下一步的具体工作。“老少组”就这样正式成立了。

交 锋

陈永贵坚持办“老少组”的消息，象春风一样，吹遍了大寨村的每家每户，村里顿时象煮沸了一锅水，“哗啦哗啦”地议论开了。贫雇农听了，个个拍手叫好，说：“永贵这个人就是好，心里处处想着咱贫雇农。”“那当然罗，人家是干部嘛，共产党的干部就是为贫雇农服务！”一些富裕户讥笑地说：“家有半升粮，不当孩儿王，顶刮刮的一个强劳力，放着‘好汉组’不去参加，却同这些娃娃、老汉在一起搞互助组，有啥出息！”

富裕中农贾志发听说陈永贵参加了“老少组”的消息后，急得他一夜都没有睡好觉，第二天一早，就急急忙忙跑到陈永贵家里问陈永贵：“永贵，门上贴的对联你可看见了？”陈永贵说：“看见了，已经把它撕了。”“呀？”贾志发朝门上一看，果然昨天他亲手贴的对联不见了，连忙问：“怎么，你对我们办互助组有意见？”“嗯！”陈永贵严肃地说：“对你们分裂互助组有意见。”贾志发一听瞪着个眼睛说：“这……这怎么能说是分裂互助组呢？这是自愿互利嘛。”陈永贵说：“我不想和你们互利，谁叫你来贴对联？”“噢，”贾志发趁机说：“咱想叫你也参加‘好汉组’，请你来当‘好汉组’的组长哩！”陈永贵说：“我一无牲畜，二无农具，入不了你们的组，也当不了你们的组长。”贾志